
上海农耕文化之振兴路径

曹红亮

上海农耕文化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累积形成的,其流变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体上体现为农耕社会——半农耕半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过程。今天,上海作为全国城镇化率最高、受城市商业文明影响最深的城市,传统乡村及其相应的农耕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甚至曾经有过上海不需要农业、农村的思想倾向。今天,乡村的价值被重新评估和发现,特别是国家对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的提出之后,上海各方面都行动了起来。那么,作为上海乡村文化根基的传统农耕文化在今天该如何振兴呢?

首先,要从思想上重新认识农村及农耕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不平衡,城市与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城里人”“乡下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甚至在上海市区内,还有“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区别。乡村和农民及其相依存的农耕文化被认为是落后的、低劣的,城市与市民及其相依存的商业文化被认为是先进的、“高大上”的。人们以“乡巴佬”“农民”身份为羞,以“城里人”“吃商品粮的”为荣,恨不得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洗净自己身上与农耕相关的文化烙印。这其实也是我们近百年来受到以商业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之后文化不自信的一种表现。

而当前要振兴农耕文化,首先要从上至下实现一种思想意识的转变,即改变人们对农村和农耕文化的鄙视,恢复对农村与农耕文化应有的自信。今天,这种自信既有历史基础,又有现实需求。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中华文明不但不比其他文明差,相反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文明本该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同时,上海作为一个超级大城市,不可能城市无限的扩张,不可能把所有的农村消灭变成城镇,不可能没有广阔的农村作为其生产发展和生活宜居、生态涵养的腹地。这就决定了上海同样需要乡村。

其次,政府部门要担当起保护农耕文化的责任,做好农耕文化保护和发展的方案措施等系列基础性工作。在城镇化浪潮和商业文化的侵蚀下,当前上海的农耕文化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在现实利益面前,普通百姓自然而然地会作出有利于自己当前利益的选择。乡村是否萎缩乃至消亡,传统农村风貌是否需要保存,农耕文化是否能被传承,这些一般都不会成为他们作出选择的考虑因素,而这些恰恰是政府需要从长远和整体需要考虑的。在普通百姓作出自然选择的时候,如果政府此时考虑不周或者缺位,其对相关农耕文化的传承影响将是深远的。从32片上海市郊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到各区乡村振兴示范点的建设,上海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但是还缺乏农耕文化振兴的整体规划方案,缺乏对现存上海农耕文化的梳理分析,也缺乏整体协调一致的保护和发展的措施。这些都是今后需要进一步开展的工作。

再次,要围绕农耕文化的承载主体和空间这两个核心要素上下功夫。上海农耕文化承载的主体是上海乡村居民,农耕文化所包含的如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工具、附属物、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规范、律法、制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精神图腾等等因素都是由他们创造的;而农耕文化承载的完整空间则主要为乡村(城市中当然也还有很多农耕文化的遗存)。因此,包括农耕文化在内的上海乡村振兴,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留住人,保住村”。没有了这承载主体和承载空间,文化自然无从谈起。

当前,如同全国很多农村一样,上海的农村人口正迅速萎缩,特别是青壮年群体几乎是集体出走,奔赴城镇。在上海城乡接合部虽然有不少非沪籍人口的流入,但是他们目前并没有能真正融入到当地居民之中;且随着上海加大外来人口整治工作的深入,这类人口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同时,上海各郊区乡村空间也大大受到蚕食,很多乡村在城镇化浪潮中消失,传统乡村风貌在工业化的侵蚀下变得支离破碎,农耕文化正在失去其依存的物理空间。

如何“留人”?其实,如果能实现国家关于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话,那自然能够留住人,而且乡村会比城市更有吸引力。在总要求一步步实现之前,特别是在某些乡村产业发展还不能实现兴旺之前,上海应该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府的调控力,在教育、医疗、交通、文化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实现城乡均等化,为乡村振兴先“输血”,筑巢留人,保住乡村振兴和农耕文化振兴的根本。

如何“保村”?上海应该根据城乡接合部、近郊、远郊等不同区域的特点,综合考虑村庄演变规律、集聚特点和现状分布,结合农民生产生活半径,合理确定村庄布局和规模。在现有城镇化趋势下,既要合理归并乡村让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又要避免随意撤并村庄搞大社区、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要为上海城乡发展预留一定的空间。在城市影响力超强的上海,要特别注意乡村格局完整性的保护,预防城市工业文明对乡村空间的肢解和破坏,防范乡村景观城市化,努力形成田园乡村与现代城镇各具特色、交相辉映的城乡发展形态。

最后,要吸收现代城市文明和传统农耕文化的精髓,传承、发展、重塑当代农耕文明。今天,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碾压下的上海乡村,其主体性与独立性正逐渐瓦解,其相应的农耕文化走向衰微。振兴上海农耕文化,首先是强调传承,把有价值的农耕文化重新挖掘出来,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保护和传承。但是,农耕文化的传承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广富林遗址博物馆或者地方志中,这样的传承终究是“死”的,更重要的在于发展。比如综合考虑乡村农田、农舍、山体、果林、水体、道路的空间关系,注重保护村舍-街巷-农田的空间布局形式不受城镇的侵蚀;。还比如通过民俗的发扬、农耕文化节的举办等形式,大力继承发展农耕文化。

但如果这种弘扬只是通过外力的“强力”打造也是无法长久的,或者说只是停留在表面上而已,根本的传承和发展还在于结合时代重塑当代上海农耕文化。当前,上海城镇化率已达90%以上,截至2018年底,上海城镇常住人口2120.88万人,乡村常住人口仅297.45万人,城市商业文明已经无法阻挡地深入到乡村及其文化之中。上海乡村的建筑模式,以及乡村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无不深深打上了城市的烙印。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动及其集体公共空间的丧失,也使得传统农耕文化社会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面对时代的变迁,振兴上海农耕文化,就是要面对现实,坚持批判性继承的原则,在保护和发扬其天地人和谐的生态循环、熟人社会的邻里相助、传统的建筑格局、民俗节庆、神话谣谚等等物质和非物质要素的基础上,适当吐故纳新,使得上海农耕文化能够继续传承发展,发扬光大。比如传统农耕社会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就应被抛弃,还比如传统农村建筑方式已满足不了现代乡村人的需求。而同时,上海城市商业文明中形成的“关依啥事体”“跟依搭啥界”独立自我意识以及契约精神、规矩意识又在一定程度上值得乡村社会借鉴。上海的农耕文化急需在当代土壤中重塑,“鲜活”地生存于人们的生活中,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份贡献。这正如国家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所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在新时代焕发出乡风文明的新气象,进一步丰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总之,上海虽然是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但其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 also 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振兴农耕文化,既需要从上述多方面综合努力,也需要与产业、生态、治理等方面相结合,更需要润物无声、久久为功的坚持。

(作者单位:上海市农业科学院)